

## 伍廷芳博士及證道學在中國的歷史

在證道學的紀事錄裡，關於證道學在中國的歷史的資料寥寥無幾，只有一篇Josephine Ransom女士在1922年所寫的《證道學簡史》有一些簡短描述：

“中國的第一個學社由德高望重的政府高官及外交家伍廷芳博士建立並任社長。但他於六月不幸去世。伍博士迫切希望證道學能在他的祖國紮根。他希望新中國能建立在“世人皆兄弟的信念”之上。”

在C.Jinarajadasa所寫的《證道學金年鑑》第204頁，有一張照片及註記：“伍廷芳博士，中國第一本證道學手冊的作者”。

儘管資訊很少，但我們還是知道有幾個在總部註冊的分會（會所）：

Lodge Name / 分會名稱	Location / 地點	Date of Charter / 成立日
The Saturn土星分會	Shanghai上海	14/1/1920 1920年1月14日
The Sun太陽分會	Shanghai上海	8/8/1922 1922年8月8日
Shanghai (ex-Saturn)上海分會（前土星分會）	Shanghai上海	8/2/1923 1923年2月8日
Hankow漢口分會	Hankow漢口	7/7/1923 1923年7月7日
Hong Kong香港分會	Hong Kong香港	7/9/1923 1923年9月7日
Dawn黎明分會	Shanghai上海	12/11/1924 1924年11月12日
Blavatsky (Russian) 布拉瓦茨基分會（俄文）	Shanghai上海	7/1/1925 1925年1月7日
China (ex-Sun) 中國分會（前太陽分會）	Shanghai上海	7/4/1925 1925年4月7日
Tientsin (Russian) 天津分會（俄文）	Tientsin天津	1/6/1925 1925年6月1日
North China北中國分會	Tientsin天津	24/8/1925 1925年8月24日

除了太陽分會之外，幾乎所有的分會都是由當時居住在中國的外國人組成的。會所的會議和活動都以負責的外籍人士的語言進行。

土星分會是第一個獲得創立許可的分會。1919年7月6日，臨時秘書西姆斯（R. Sims）寫信提議成立土星分會。

“幾個月前，有些人聚集在一起，成立了一個研究證道學的小組。在上次會議中，大家決定成立一個分會，併申請特許狀。因此，請您在方便時儘早提供給我們一份結社憲章申請表。我們將從14名成員開始建立分會，其中4名是有多年資歷的證道學學會會員。上海是一個物慾橫流的城市，我們希望分會能幫助許多人轉向正確的方向”。

4位資深的學會會員指的是當時隸屬於其他國家的學會的一些會員，包括伍廷芳博士、H. P. Shastri 教授、GFL Harrison 先生、SE Harrison 夫人、R. Williams 夫人和MV Andrews 小姐。

在1919年12月20日由S. Flemons 作為名譽秘書簽署的正式申請書中寫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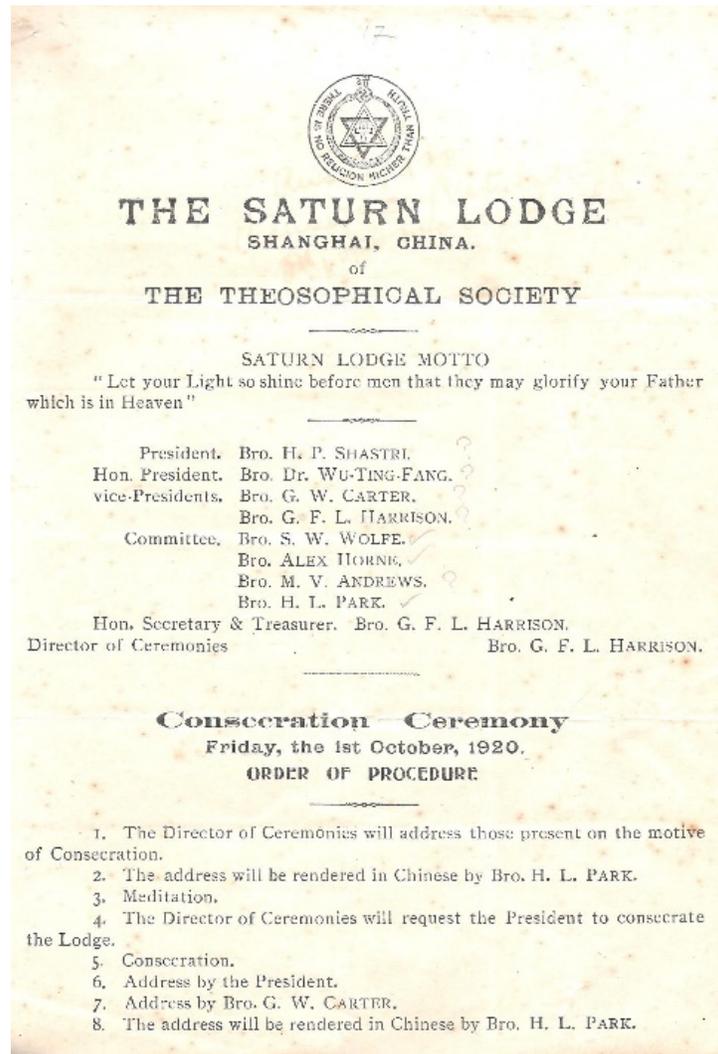
"我非常高興地宣布，在上海成立了一個證道學分會，我相信這是中國的第一個證道學分會"。

...

"我們將它命名為“土星分會”，因為會所成立時是在土星行運的影響下。"

1920年1月14日，總部向Captain Carter和夫人、Lane夫人、Williams夫人、Andrews小姐、Sims先生和夫人、H. Shastri、S. Flemons、S. Wolfe、Olsufieff先生和夫人、Shibbeth小姐等人授予土星分會的成立憲章。

伍廷芳博士的名字雖然沒有在成立憲章裡面，但他顯然在土星分會的幕後非常活躍。在哈里森 (G.F.L. Harrison) 於1920年9月17日以名譽秘書的身份寫的一封信中，他稱伍廷芳博士為名譽會長。事實上，在1920年10月1日的會所開幕儀式節目單上，伍廷芳博士被稱為榮譽會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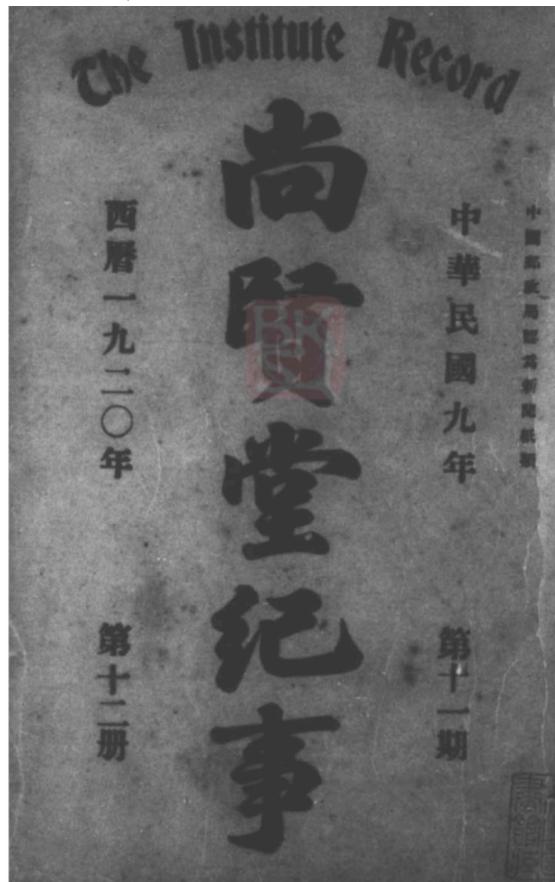
在1920年10月8日的信中，G.F.L. Harrison 報告說：

"下週日，10月10日，我們將舉行第一次中國會員會議。會議將以中文進行，我們的名譽會長伍廷芳博士將發表開幕演說。我會告訴你們我們的進展情況，並在我們的分會季刊發行後寄給你們一份，裡面會有詳細的報道”。

G.F.L. Harrison在1920年12月29日的信中寫到：

"幾週前，我們的名譽會長伍廷芳博士用中文做了一場關於證道學的公開講座。我們有大約500名聽眾，這標誌著我們第一次嘗試在中國人中間開展宣傳工作，而且非常成功。不幸的是，伍博士不得不前往廣東，因此這項工作暫時停止了。等他回來後，我們希望進一步開展工作。我想說的是，他的演講被刊登在上海所有主要的中文報紙上，因此那些沒有到場的人有機會用他們自己的語言讀到一些關於證道學的東西”。

尚賢堂 (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na ) 的期刊中就記載了這一事件。根據報道，這場公開演講於1920年12月在上海海寧路新愛倫影劇院 ( New Helen Theatre ) 舉行，講座的主題是《生死之理》，聽眾多達1000人。



第一本中文版的證道學文獻於1920年12月印製。這是一份3頁的文件，譯自加州洛杉磯市好萊塢克羅托納區證道學會全國宣傳部 ( National Publicity Department, Theosophical Society, Krotana, Hollywoo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 提供的證道學小冊子。當時，證道學會的中文名稱是道德通神學。



GROUP AT A SATURN LODGE MEETING (LATER, SHANGHAI & SUN LODGES)

中國證道學會土星分會活動照  
伍廷芳博士，第二排左起第6位，他左側為HP Shastri 教授  
(可能攝於1920年9月10日)

誰是伍廷芳博士？證道學資料對這位在中國的證道學先驅描述甚少。伍廷芳在中國現代史中是個不可忽略的人物，但很少人知道他的貢獻與績效。根據維基百科，「伍廷芳是中國外交官及政治家，曾任外交部長並在民國初年簡短擔任代總理。他是律師及書法家」。中文版維基百科和百度百科對伍廷芳傑出的一生有更全面的資訊。但不為人所知或所述的是伍廷芳是名副其實的中國證道學之父。

伍廷芳生於1842年7月30日，值得一提的是，在當時被稱為海峽殖民地的新加坡。三歲時父親帶他回中國，開始了不平凡的一生。他早期求學香港。1874年赴英國倫敦大學攻讀法律並於1876年於林肯律師會所參加律師資格考試。1877年，伍廷芳成了史上第一位獲得法學博士的中國人。成立於紐約的證道學當時在英國很受人矚目，伍廷芳恰好當時在英國。他是否與證道學會的早期會員有接觸，我們不得而知。

在英國取得律師資格後，伍廷芳回到香港開始了法律生涯。伍廷芳是第一位由英國政府任命為香港立法會非官方會員的華人，他於1880-1882年擔任此職。

1896-1902期間，伍廷芳由清朝光緒皇帝委任為大清駐美，西班牙及秘魯的大使。他於1907-1909年再次赴美擔任清朝駐美，墨西哥，秘魯及古巴的大使。再此期間，他結識了羅

斯福總統及科學家與發明家愛迪生。1910年，伍廷芳離美赴北京，途經歐洲，新加坡及香港。

伍廷芳在西方居留時久，英倫四年，美國八年。他的英文造詣及對國際時事的諳熟在他所寫的《東方外交官眼中的美國》一書中可見一斑。這本書可讀性很強。有趣的是，他其實是在一位美國女士的再三請求下，盛情難卻，才寫了他唯一的一本英文書。在書的序言中他寫道：

“美國人實在值得研究。我在美國兩任八年期間，很多人多次請我寫下我對美國人的觀察與看法。我最初覺得我不太合適：其一是公務甚忙，廖無暇餘；其二雖然我去過美國很多地方，也在官方及私人的層面上接觸過不同階層的人，但肯定對某些地區，某些風情知之甚少；其三，雖然我對美國總體充滿敬佩，但某些方方面面還有待改進，批評那些對我十分慷慨，禮貌和友善的人實在是我不想做的。為了讓我寬心，人們對我說該書的目的不是片面地或是不公正的去評判美國，只是就事論事，坦誠以對。我有一位女性友人，我向來尊敬她的意見，曾對我說：“我們只要你對美國的人和事做公正及坦誠的描繪，不值得讚美的不要去讚美，需要批評和反對的也不要猶豫地提出來。我們需要你指出我們的不足之處以便加以改正。”我十分敬佩我的朋友的說法，她正是反映了美國人寬廣的心胸和氣度。在寫書的過程中，我時刻遵循著該女士的原則。我毫無顧忌地表達我的看法，但不吹毛求疵。我相信美國讀者原諒我的不同的意見。這些意見不是出於草率或惡意。如果我把美國說得天花亂墜，或者見惡不提，那我反倒不是真心誠意了。”

這本書幽默詼諧，時而帶諷刺意味，但十分誠懇低調。該書寫於1914年。伍廷芳當時已在剛成立的中華民國擔任要職。

伍廷芳支持辛亥革命並代表革命派一方在上海進行談判。他於1912年初短暫擔任南京省政府司法部長。根據他的法律背景及在外國的經驗，在此期間他大力提倡獨立的司法體系。此後，他擔任中華民國外交部長。1917年，他簡短擔任中華民國代總理。

伍廷芳參加了孫中山的護法運動並成為憲法會一員。雖然他反對孫中山成為“非常大總統”，但在孫任職後還是追隨他。他最初任孫中山政府的外交部長並在孫中山外出時為其代職。他於1917年9月至1922年6月任外交部長，並在1921年5月至1922年6月期間同時任財政部長。伍廷芳在陳炯明叛變孫中山後不久辭世。

雖然身任外交及財政部長雙職，在他生命最後三年中伍廷芳為證道學做了大量的工作。1920年，在他78歲時，身居上海申江的他大力推廣證道學。他最初將該學命名為「道德通神學」，後命名為「天人名道學」，最後採用「證道學」一詞。他對這個最終中文命名有如下解釋：

“道德通神會改名證道學會之原因：此會名由英文翻譯其英文係Theosophical Society。依原文字意，是「神智會」。查近日所刊英華字典。譯「通神會」。惟恐閱者未知內容。疑

本會與鬼神通處。誤為旁門左道。故添道德二字。表示宗旨正大耳。近仍有西士函評通神二字尚未妥當。請斟酌再改。是以與友人研究討論。再定名證道學會。其理由詳述於下。僅按世界宗教。其原皆出於天。其所研究主張之理。即天與人關係之理也。若泛言天道。而忽略人事。或徒論人事而蔑視天道。均不能以天道管攝人事。及以人事證明天道。繁言冗餘說。終是不明。不明即不通。欲恃此化導眾生。甚難覺悟。故談天道者必須有統合。有證據。以科學之條理。求大道之指歸。切於人事。當於人心。使人易知易明。不使人迷惑失據。天道人事。一以貫之。到此境界。謂之天道人道。均無不可。惟此種道理。經數千年宗教家道德家反復陳說。尚苦其未明。故中國漢代儒家董仲舒雲。「天人之際。甚難明也。」即指此理而言。今將神人死生及靈魂肉體種種未易說明之道。求所以明之。故定名為證道學會。”

每週四伍廷芳都會邀請中西會員到其家中探討證道學：各宗宗教的真正教義，天地自然的至深奧妙，人的真正構造等等。據學員所述，伍廷芳每逢公務閒餘，總是充滿熱情地對中西會員談論證道學及隱匿性科學。

顯然，伍廷芳公開演說證道學的活動在第一個學社成立前就開始了。據考，報界報道伍廷芳於1916年3月12日受上海尚賢堂之邀進行以“靈魂與身體之關係”為主題的演講。

“三月十二日四時。上海尚賢堂請通神社伍廷芳君演說人之靈魂與身體之關係，到者數百人。（《伍廷芳演說靈魂》，《教育週報》（杭州），第124期，1916年）”

1921年6月，伍廷芳翻譯並發表了Annie Besant所寫的《證道學指南》。1921年7月，他寫了並發表了《證道學會要旨》。在該文中，他闡明了為何採用證道學為名的道理。1922年2月14日，伍廷芳翻譯並發表了Annie Besant的《因果淺義》。該著於他於1922年6月23日辭世前四個月發表。

1923年3月8日，申江證道學太陽會所在他辭世後發表了《伍廷芳證道學說》。這是一本關於伍廷芳對證道學問題的答案的書籍。在該書的序言中，有對伍廷芳如下讚許：“伍公廷芳中華民國之大賢人也。生平不苟言行，不求奢華。事事以道德為準繩”。該書與伍廷芳的三部作品《證道學要旨》，《因果淺義》及《證道學指南》一起發表成集。該集可在中國國家圖書館館藏中找到，《因果淺義》及《證道學指南》的獨立版本則無處可尋。

伍廷芳生活在證道學成立及其最初半世紀的年代。他與學會的初期領袖同時代。他是否親身見過他們，這不得而知，但他對這些領袖諸如比他小五歲的Annie Besant的敬仰是顯而易見的。

在1914年發表的《一個東方外交官眼中的美國》一書中，他不只一次提到Annie Besant：

“澳洲的移民法比美國的更加苛刻嚴厲，近乎於禁止移民。不僅法律對中國勞工橫加約束，對中國商人及學生也實行禁止。Annie Besant女士在1912年在英國發表的一篇《大英帝

國的有色公民》演說中不僅駁斥她自己的國家的偏見，她還提到一個讀者們，尤其是澳大利亞讀者可能感興趣的話題。她說：“在澳洲一個很有趣的事實正在發生。在那裡的氣候中人的膚色自然變深，澳洲人與黃種人的膚色相近。一段時間過後，本國人是否能在澳洲留居也可能成為問題。在那裡白種人比有些印度人還黑。」在這個不爭的事實面前，為了自己國民的利益，是否澳大利亞政府放棄種族歧視並且促使議會廢除或者起碼改進關於黃色人種移民法的時候已經到了？”

伍廷芳也大力提倡素食主義。在同一本書中的結尾部分，第17章關於運動的話題，他寫道：

“我是一個堅定信仰自然，健康和慈悲的生活理念的人。我很感興趣地在大英百科詞典裡頻繁讀到食素者成為運動健將的事實。他們贏得以下體育榮譽：柏林到德雷斯頓125英里步行比賽；1901-1902年Carwardine杯（100英里）及1901-1902 Dibble Shield（6小時）自行車賽；1899-1902連續四年英國非職業網球賽冠軍；1902年非職業壁球賽冠軍；印度自行車冠軍（三年）；1896年蘇格蘭半英里跑步比賽；1902年4-13小時非職業自行車賽世界紀錄；約克郡100英里跑步冠軍（1899，1901），網球金牌（5次）。我雖然沒有更新的數據，但以上事實對法國天主教組織Sarbonne的Gautier教授所說的食素者缺乏精力和意志力一說提供了充足的反面證據。我在此引用美國密歇根州Battle Creek療養院院長及醫生J. H. Kellogg對我所說的事實。Kellogg醫生是個多年嚴格的素食主義者，雖然年過六旬但和四十歲人的精力不相上下。他說他每天工作16小時但沒有絲毫疲倦。證道學會的會長Annie Besant女士是另一個很好的例子。根據可靠的消息說，她食素起碼35年，很少有65歲的非食素者能比得上她的精力。食素者可能有其他不足之處，但缺乏耐久力肯定不在其中”。

這裡伍廷芳又提到了Annie Besant。事實上，1922年5月13日，伍廷芳博士從廣州寫了一封信給安妮貝森：

"親愛的夫人：

聽說您要造訪悉尼，我和上海土星分會的負責同事們誠摯地邀請您來上海。該分會成立已有數年，發展勢頭良好。會員們自然希望會長能到他們的分會來訪問並發表演說。

當您決定來上海時，我希望您能來，我想向您發出最誠摯的邀請，請您到廣州做客。我們應該採取積極行動，在人民中間傳播證道學真理。關於這些問題和其他類似問題，我們可以在見面時討論。

恭候您的早日回覆。

此致敬禮，  
伍廷芳"

安妮貝森特於1922年7月12日回信：

"親愛的先生和兄弟：

目前我恐怕還沒有機會訪問中國。副會長可能明年訪問土星分會。

如果我有幸來到貴國，我將欣然接受您的邀約。

衷心祝願，

安妮-貝森特"

由於伍廷芳博士於1922年6月23日去世，他未收到這封回信。

伍廷芳在創建了中國第一個證道學分會-土星分會三年後辭世實在是證道學的一大損失。他是土星分會的幕後十分活躍的推動者。早在1916年，他就用中文公開講授證道學。在土星分會1920年的會員登記冊上，他被列為美國學會的成員。他很可能是是在美國執行外交任務時成為美國學會會員的。他在美國生活了大約10年左右。身為一個精通中西語言文字，有權利及影響力的人，他最適合不過翻譯證道學著作及在中國普及證道學。他辭世時已是80高齡。但是，他的遺作得以保存，他為證道學所選的中文名也一直廣泛應用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今天這個名稱被重新使用。

在他過世後，有人於1922年7月8日寫信給安妮貝森特，為唯一真正的中國分會--太陽分會申請分會憲章。這是伍廷芳博士一直想做的事。用中文寫的申請書翻譯如下：

"致安妮貝森特博士：

我們，以下署名的中國上海證道學學會土星分會成員，希望成立一個中國分會，特此申請以上海太陽分會的名義授予我們特許狀。

我們三年來隸屬於土星分會，相信現在是成立自己的分會的時候了。

我們已故的尊貴會員伍廷芳博士對此事特別感興趣，並一直與我們就申請特許狀一事保持聯繫，直到他去世。

因此，我們認為將他的名字作為創始人之一是合適的--他已經表示接受會長一職--鑑於他對中國的證道學事業一直表現出的個人和實際興趣以及他對證道學事業的奉獻精神，他的名將被載入我們學會在中國的未來史冊。

我們認為，只有證道學才能將中國的三大宗教團結起來，透過傳播證道學的教義和理想，再加上中國人民的日常實踐，我們的國家才能再次在世界各國中佔據其應有的地位。

向您保證我們對您的完全奉獻和忠誠，並向所有兄弟致以兄弟般的問候。

獻給您兄弟般的致禮，

Dr. Wu Ting Fang/ Hee Wan A. / HL Park/ Tseng Yue Sung / Dr. Chan Git Cho / GFL Harrison/ Tong Sum Chuen / Dr. Lin Chin Hua / Lou Lum King / Kee Chan Lun / Chan Sun Yuen / Oakland Lu

太陽會所 ( 中文名為申江證道學社太陽會所 ) 的會章於1922年8月8日頒布。

Josephine Ransom所寫的《證道學75週年年冊》1936年記事，她寫道：

“A.F.Knudsen先生被任命為東亞總代表。他和夫人將上海作為中心，因為上海比香港更方便接觸真正的中國。相當一部分證道學著述已被翻譯成中文。”

確實，Knudsen先生在1938年1月21日在阿迪亞展示了一本名為《證道學》的譯著。這本書是何時翻成發表的不是很清楚。譯者是一位“鴛湖金慧蓮先生”。這是一本比較全面的書籍，近乎於中文證道學手冊。

現存“*At the feet of the Master*”的兩個名為《師訓》的中文版本。其中一版有Knudsen於1937年4月17日所作的序，但譯者不詳。另一個是更早的不明日期的版本，譯者為三水林浩華。

在《證道學會簡史》中，在1937年有這樣對C.Jinarajadasa先生從日本返印度的途中的記事：

“在歸途中他在上海停留更長一段時間。他進行了一次公眾演講，在學社多次發言，並在“真因果會館”作了以佛教為題的演講，該演講被翻成了中文。”

《證道學會七十五週年年冊》中，在1939年有這樣的報道：  
“Knudsen先生在上海在學者的幫助下，準備將C. Jinarajadasa所著《證道學要領》及Annie Besant所著的《古老的智慧》翻成中文。”

這些書是否最終被翻成中文不是很清楚。到目前為止，這些書的中文譯作還沒被發現。

隨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證道學七十五週年年冊》中，1944年有這樣的不祥的記事：

“在緬甸，荷屬東印度和菲律賓的學會都遭日本人毀滅。上海，香港和新加坡的學會也難逃厄運。”

經過二戰和1966-1976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證道學會在中國不復存在。1941年12月8日戰事開始後，香港分會就停止了運作。1946年12月20日，9名會員舉行會議，考慮恢復香港分會，但恢復工作並沒有展開，香港分會一直保持沉默。直到1959年5月15日，總部收到香港分會的分會憲章申請書。該申請由馮公夏先生 ( K. S. Fung ) 作為

會長與其他7位成員簽署，其中包括負責財務的施剛巽先生（K. S. Sze）。1959年7月30日，阿迪亞總部簽發了新的會所成立憲章。新分會隨後的活動沒有任何記錄。但是，由朱寬翻譯的另一版本的“*At the Feet of the Master*”，譯名為《禮足恭聽錄》，在1961年由馮公夏先生出資在香港發行並於1972年由施剛巽先生出資重印。馮公夏先生經營恆泰豐公司（Hang Tai & Fungs Co.），施剛巽先生經營金星有限公司（KS Sze & Sons Co.），是香港著名人士。直到此時，伍廷芳所創的“證道學會”一詞一直被使用。這本書與前面提到的七本書，是阿迪亞圖書館中唯一的中文書籍，也可能是僅存的中文書籍。

目前（2023年），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還沒有證道學會。在“廣布證道學知識”的學會宗旨下，我們不能忽略有14億4千8百萬人口的中國。在證道學印度太平洋地區學會的倡導下，一個以向華語人群，特別是中國人推廣證道學為目的“中文項目組”於2011年12月在新加坡學會成立。直到今日，我們已經建立了一個證道學中文網站：[www.chinesetheosophy.org](http://www.chinesetheosophy.org)，並以該網站為起點作為傳播證道學教義的管道。好在中國上網率高。在14億4千8百萬口中，根據2022年7月31日統計，約有10億網民，相當於亞洲34.4%的網民。“中文項目小組”的任務包括循序進展地將證道學著作翻譯成華文並上載到網站，同時協助網路上對證道學的討論。我們的工作才剛開始。我們已經在中文網站上載了阿迪亞現存的八本早期證道學書籍。更多的書籍，文獻和講座在近幾年被發表和刊載。更多的活動會日漸展開。

我們將學會正式名字回覆到由伍廷芳命名的“證道學”，以繼承先生遺志。該名從1920到1972年一直是學會的中文正式會名。值得一提的是，證道學中文項目組成立於伍廷芳出生地新加坡，延續伍公未了之事業。

撰寫：鐘山兒（2023年12月9日更新）

新加坡證道學會會長

證道學會印度太平洋區副會長

翻譯：杜巍巍

#### 參考資料

Ransom, Josephine, *A Short History of The Theosophical Society*

Ransom, Josephine, “證道學簡史”

Jinarājadāsa, C. *The Golden Book of The Theosophical Society*

Jinarājadāsa, C. “證道學金色年鑑”

Ransom, Josephine, *The Seventy - Fifth Anniversary Book of The Theosophical Society*

Ransom, Josephine, “證道學75週年年冊”

*Wikipedia*

維基百科

*Wikipedia* (Chinese)

中文維基百科

*Baidu Encyclopedia* (Chinese)

百度中文百科

Wu, Ting Fang, *America Through the Spectacles of an Oriental Diplomat* (in English)

伍廷芳 「一個東方外交官眼中的美國」 (英文)

Wu, Ting Fang, *Information for Enquirers* (Chinese translation of Annie Besant's writings)

伍廷芳 「證道學指南」 (Annie Besant 著述中文譯文)

Wu, Ting Fang, *Outline of Theosophy* (Chinese)

伍廷芳 「證道學要旨」 (中文)

Wu, Ting Fang, *Elementary Lessons on Karma* (Chinese translation of Annie Besant's writings)

伍廷芳 「因果淺義」 (Annie Besant 著述中文譯文)

Wu, Ting Fang, *Dr Wu Ting Fang's Dialogues On Theosophy* (Chinese)

伍廷芳 「伍廷芳證道學說」 (中文)

TS in China, *Theosophy* (Chinese) (1938)

證道學在中國 「證道學」 (中文) (1938)

TS in China, *At the Feet of the Master* (Chinese) (undated)

證道學在中國 「師訓」 (中文) (日期不詳)

TS in China, *At the Feet of the Master* (Chinese) (17 April 1937)

證道學在中國 「師訓」 (中文) (1937年4月17日)

Chu, Maurice, *At the Feet of the Master* (Chinese) (1972)

朱寬 「禮足恭聽錄」 (中文) (1972)

Internet World Stats - [www.internetworldstats.com](http://www.internetworldstats.com)

英特網世界統計資料 [www.internetworldstats.com](http://www.internetworldstats.com)

## 《證道學百科全書》中所收錄的中國證道學的條目

中國的第一個俱樂部是1920年在上海成立的土星會所，由H. P. Shastri 先生擔任主席，G. FL Harrison 先生擔任秘書。根據1924年的年報中的報道，該會所顯然已更名為上海會所。1922年，在上海成立了太陽會所。證道學在中國往往是由當時居住在中國各地的西方人所開創的。

1923年，又有兩個分會成立，分別是位於漢口的漢口分會和位於香港的香港分會（由Manuk先生領導）。1924年，上海成立了黎明分會，由Kinson Tsiang領導。該分會由年輕人組成。1925年，布拉瓦茨基分會也在上海成立，由多蘿西-阿諾德小姐（Dorothy Arnold）領導。該組織由居住在上海的俄羅斯人組成，俄文版證道學書籍的匱乏是該組織面臨的一個問題。在此期間，阿諾德也開展了兒童教育工作。貝桑特女子學校於1925年開辦。這所學校辦得很成功，到1928年，學生人數已增至340人。1930年，學生人數增加到448人，許多申請的人不得被拒之門外。為了專注於學校的工作，阿諾德小姐只好辭去學會副會長的職務。

1925年，美國學會的Edith Gray訪問了上海分會，並舉辦了因果業報和輪迴的講座，促成了因果業報和輪迴行動組（Karma and Reincarnation Legion）的成立。他們出版了《遠東證道學》，每兩個月一期。他們翻譯了一些證道學書籍，如《在真師膝下》、《證道學》和《生命之謎》。到1925年，在中國南方的廈門、汕頭、澳門和海口建立了證道學中心。在澳門，報紙上關於輪迴的爭論持續了整整一個月，使輪迴和證道學受到大眾的關注。報紙上的交流內容隨後被印刷成書。同年，天津成立了北中國分會。1928年，在中國的M. Manuk先生擔任全球會長的中國代理。不過，後來在中國的證道學活動歸屬於東亞會長代理處。1937年，基納拉賈達薩（C. Jinarājadāsa）訪問了這些分會。同年，證道學會會員也在上海成立了素食協會。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上海和香港的證道學活動停止了。1949年後，除了作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外，所有證道學團體都停止了活動。然而，香港的證道學會只是間歇性地進行活動。到20世紀90年代，那裡已不再有任何證道學會議或活動。中文的證道學文獻大多是用古典文體而非現代文體或白話文書寫的，因此對後世的中國人來說，相對較難閱讀。

VHC